

你有多少个版本

□ 马亚伟

我有一位初中同学,如今是小城有名的摄影师。在我眼里,他很有艺术气质。因为痴迷并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世界,所以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,不大通人情世故的那种。他是个本性单纯善良的人,我让他帮过几次忙,每次必定竭尽全力,让我觉得他过于认真了。

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,如果饭局中遇到陌生人,为了找话题,很多人都喜欢扯到熟悉的人身上。如果凑巧谈起大家都认识的人,话题由此展开,气氛便会热烈起来,好像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。因为我的那位同学知名度比较高,所以经常被提到。我记不清别人提到他的次数,却从不同的人哪里,听到了关于他的不同版本。

有一次他的大学同学谈到他,说他学生时代简直就是个疯子,留长发,留胡子,还谈一场又一场的恋爱。他就是校园里一道风景,喜欢他的人说他富有个性,不喜欢他的人说他太另类。还有一次,他的同事谈起他,说别看他整天玩世不恭的样子,其实特别有心计,表面不争,背地里争得比谁都厉害。而且他知道怎么跟领导套近乎,这些年在单位混得不错,职称也是第一个评上的。另外一次,是他的朋友谈起他,毫不掩饰对他的溢美之词,说他的世界很纯粹,就是个艺术家,有才华,人还风趣幽默,在人格方面是个完人。

同样一个人,在不同的人眼里,版本完全不同。这是因为这个人有多个侧面,还是大家看他的角度不同?我想这两个因素都有。而我们眼中的他,究竟是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呢?其实都是在他“原型”的基础上,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“艺术加工”,当然这种艺术加工可能是无意识的。有的人把他美化了,也不排除有的人把他的形象歪曲了。究竟谁的认识更接近客观真实?我想这很难说,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思维看别人,不能简单来评判。

由此再想到自己,我在别人眼中有多少版本呢?想起一句话,生活嘛,无非是笑笑人家,然后被人家笑笑。我们都在评价别人,也都在接受别人的评价。“你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。”我们每个人的版本,多得可能连你自己都无法想象。

想起余秋雨写过的一篇文章:学生时代,美术老师让他当模特,站到前面被同学画。结果同学们的作品出现了不同版本,他被画得面目全非:奇胖的,极瘦的,不穿衣服的,长胡子的,发如乱柴的,涂了口红的,每幅画上都大大咧咧写着他这个模特的名字。这么多版本,都是余秋雨吗?其实很多都是被同学夸张了的,甚至丑化了的。这些同学画他,其实也可见他们的眼光和角度,就像他的美术老师说的,“同学们画你,其实也在画出他们自己。”

我们每个人都难逃这样的命运,被认识的人塑造出不同的版本。有的版本让你心中窃喜:我真的有那么好吗?有的版本可能让你怒发冲冠,这是我吗,简直就是污蔑!

其实没必要窃喜和发怒,谁人背后无人说,谁人背后不说人,你说说人家,然后被人家说说,这就是生活。而每个评价别人的人,其实也是在展现他自己。有句话说得好,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,同时还会出现“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”。很多时候,你的视角,你的为人,也会在对别人的评价中展现出来。



网络供图

等待一只蜻蜓

□ 耿艳菊

夏日,老家门前的黄昏。那时候的蜻蜓真多,黄黄的身体扇动着透明的翅膀,在光线柔和的胡同里款款而飞。它们不怕人,胆子大而调皮。一抬手似乎就可以抓到一只。不过这是大人物的本领,我们小孩子可得借用大扫把,扑蜻蜓。

一群小伙伴,一把握大扫把,飞来飞去的蜻蜓,荡来漾去的笑声,构成了一幅乡村傍晚唱乐图。这样的风景,那个贫乏年代的游戏,不曾想,数年后,成了夏日里且遥远且美好的怀念。

从书本上得来的常识,还有父母的忠告,我们知道了蜻蜓是益虫,吃烦人的蚊子。可我们依然又举起了扫把,却非常小心翼翼。我们把扑来的蜻蜓放在蚊帐里捉蚊子,到睡觉的时候,再把蜻蜓放走。仿佛只有如此,夏日的夜方可酣眠。

然而,多年后,此情此景只可站在时光的这端遥念怀想,在梦里与之相遇片刻。

恍然间,我的孩子也到了我怀念的那般年纪。在夏日,我教他背有蜻蜓飞来飞去的唐诗,给他讲我们那个年代的夏日嘻乐情景和光阴深处的笑声。

而我们如

今居住的门前,比过去老家的门前要清洁平整,可没有一棵树一株草,更没有蜻蜓飞过。

不过旁边的郊野公园草木葳蕤,和过去乡村的景致有几分神似。我带孩子去那里找蜻蜓玩,可惜走遍偌大的园子竟没有发现一只蜻蜓的踪迹。平日里爱“招蜂引蝶”的那片薰衣草上也没有蜻蜓飞过,真让人难过失望。

后来我们在这郊野公园的另一侧,用铁丝栅栏隔开的荒芜的园子里发现了一个荷塘,竟是荷叶田田,荷花亭亭。没想到被人遗忘的荒芜之地还有这么美的地方。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杨万里的诗句早已在孩子的心田熟稔到脱口而出。我们为这样的发现欣喜激动。而小荷早在很远的历史长河中已成为了蜻蜓的知己。我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欣赏到蜻蜓的款款飞了。

那个有着徐徐凉风的黄昏,我带着孩子坐在荷塘边,像等一个老朋友那样等待一只蜻蜓的到来!

直到天色微微暗,孩子有些着急了,我们的欣喜和愿望却没有成真,要等的蜻蜓依旧无音信。

望着无声无息的荷塘,荷塘里静美的粉荷花苞,我和孩子不由得轻声叹息。孩子的失望,我的惆怅,在晚风里流淌。

“蜻蜓难道只在唐诗和你的小时候中飞,想不到我的小时候中来吗?”孩子很茫然地问我。

“不是的,天晚了,蜻蜓大概也回家了,明天我们再再来吧,早一点,或许就看到蜻蜓飞了。”

这是我犹豫后给孩子的回答。我对蜻蜓的到来很不确定,也许真的就像孩子说的那样,它们留在了唐诗中和我们过去的时光中而款款飞了。不仅仅是蜻蜓,还有很多曾给我们带来快乐,陪伴我们成长的东西,都躲起来不肯与我们再相见。

巴掌

□ 李嗣洋

耿强从手术中醒来,眼睛蒙着纱布,他问护士小张,手术成功了吗?我眼睛还能治好吗?

耿强是一周前,不小心眼睛里溅入了浓硫酸,视力一天天下降,最后需要住院手术治疗。

小张一边换吊瓶一边说,“放心吧!你的手术是请眼科高级主任医师叶盛大给你做的,保证能重见光明,不会影响以后的正常生活。”

“叶盛?就是市中心医院的叶盛医生?”

“是啊,他是我市最权威的眼科医师。怎么你们认识?”

“不,不认识……听说过他。”耿强支支吾吾地回答。耿强拿着药费单,气呼呼地爬到四楼,推开门对医生喊道:“我妈只是个轻微的眼底出血,您就开好几百块的药?你们医院也太黑了吧!这叫讹人,不是治病救人!”还没等医生解释什么,耿强一拳打在医生的右脸上……

在派出所做笔录时,耿强知道了这个医生叫叶盛。当叶盛知道他是刚刚劳改释放的,没有工作,掏不出药钱心里发急时,就原谅了他,医药费也没有。

住院这几天,耿强的内心一直不能平静,他天天盼望出院。

这天,耿强怀着复杂的心情,轻轻地敲开了叶盛的办公室。叶盛也认出了耿强,耿强给叶医生深深地鞠了一躬,声音有些哽咽:“您不记仇您治好了我的眼睛,我不知道该怎么谢您!”

叶盛笑着说:“小伙子,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,在我们的职业道德里,就没有仇怨这个词。”耿强听着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

他望着叶盛清瘦的脸庞,突然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。

丘比特婚介

480元报名 登记一次 成功为止

上网查株洲丘比特婚介,网站有会员资料免费查阅,二十年老品牌,无暴利,无婚托,诚信正规,给单身朋友多个选择机会,满意为止。

男:短婚,34岁,1.72米,博士,大学教授,有房有车
女:未婚,26岁,1.65米,本科,中学教师,白净漂亮
女:未婚,29岁,1.65米,本科,事业编机关,白净漂亮
女:离异,44岁,1.60米,本科,企业财务,漂亮气质佳
女:离异,35岁,1.65米,本科,中学教师,白净气质佳
男:离异,43岁,1.70米,研究生,大学教授,开多个实体公司
男:离异,59岁,1.70米,大学,公务员,有房有车
联系人丘比特婚介: 28204222 手机号也是微信号 15367412822 地址:株洲市体育路广治大厦801室

广告接待热线 28881111

什么样的养老生活才最幸福?

石峰区人民医院三个医养案例或许让你有同感

什么样的养老生活,才是最幸福?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,但可以肯定的是,最适合你的那种养老方式,才会让你感觉最幸福。今天,让我们来看看石峰区人民医院(温馨养护院)的三个医养案例,了解一下他们的医养故事,或许让你很有同感。

“缘分,来这里算是来对了!”



▲住着单独的套间,齐大虎、易淑元夫妻觉得现在的养老生活很惬意

故事一 夫妻档:齐大虎(82岁)、易淑元(73岁)

7月18日上午10时,记者来到石峰区人民医院6楼,走进他们住的套间,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夫妻俩在一片光亮中,笑嘻嘻地相迎。

“我俩来这里,也是缘分,但算是来对了!”易淑元说,几年前,我来石峰区人民医院免费泡过脚,当时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去年9月,与老伴一商量,加上女儿的推荐,就选定这里了。

老两口原来都是株洲锻压机床厂职工,退休后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患上了一些常见的老年病,如高血压、糖尿病,加上三个女儿都已成家,为了不让女儿们担心,也不让

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影响,干脆来医院养老。两人住一个单独的套间,就好像在家里一样,相互照应,同出同进。

“只要哪里不舒服,医护人员就来了!”齐老说,他们两口子来这里后,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,这里的医护人员耐得烦、态度好。

这一点从他们的小女儿口中也得到了印证,“每次去医院看父母,发现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很好,日常服务细节很到位,这也是我们当初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。”

“我是这里最乐观的人”

故事二 乐天派:曹玉兰(87岁)



▲曹玉兰老人看着丰富的中餐,笑开了花

在石峰区人民医院5楼,见到曹玉兰老人时,她给我一种女汉子的感觉,动作敏捷,说话大声,很有亲和力。

这种女汉子的性格或许与她原来从事的工作有关。曹玉兰退休前,是原株洲化工厂的一名电工。一个女的,整天混在一群男电工中,自然养成了一种男性气概。

“在这里,吃喝拉撒都有人管,住得真叫一个舒畅!”说起在医院三年多的养老感受,曹老很是满意,脸上都笑开了花。

将至中餐时间,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了特别订制的套餐,真够丰富的:煮南瓜、辣椒炒猪肝、半边鸭肉、半碗米饭。

“早餐吃好,中餐加量吃好吃饱,晚餐不吃或少吃。”曹老认为这种进食方式很适合自己,既保证了一天活动所需的能量,又不会长胖。

“不光是吃得好,她什么都能看得开,是个乐天派。”工作人员在一旁介绍。

“她说得对,我是这里最乐观的人。”曹老自诩说,老年人就是要心态好,要有自己的晚年爱好和追求。她来医院后,平时以种兰花为主,放在窗下边的六七盆兰花是她的最爱。每天还必看《株洲晚报》(每个间房都订有《株洲晚报》)和自己喜欢的书,生活充实得很。

曹老生了6个孩子,都是女儿。女儿们对她十分孝顺,经常带营养补品来医院看望她,这也是她经常给人讲的开心事。

故事三 奋斗型:袁白龙(61岁)

“我又可以自由行走了”

今年才61岁的袁白龙,为何来到石峰区人民医院医养结合养老,这还得从他去年的一场大病开始说起。当时他因脑溢血紧急住进了市内一家大型医院,救回一条命后,又调养了一段时间,行动能力还未完全恢复,医生劝他出院到专门的养老医院疗养。机缘巧合,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来到了石峰区人民医院。

“当时,他根本不相信我们医院,我说给七天观察时间,如果觉得可以就住,不行就另外转院。”工作人员说,谁知几天后,他就适应了这里。

“来到这里,最大收获就是,我又能自由行走了。”袁白龙说,刚来这里时,自己的日常行动都要借助轮椅,通过医院主治医生和理疗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照顾,如今可以完全脱离轮椅,生活能自理了。他现在的病情已好转并稳定,每天最主要的活动,就是放下心理负担,坚持康复运动,努力锻炼,让身体变好。

袁白龙原来是中建五局(长沙)的职工,去年退休。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儿女们如今都已安居乐业。

大女儿说,父亲的身体恢复得比较快,真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。

(江风 文/图)

院长袁子谷:要养老来这里,温馨养护院医养结合最适宜老人

幸福是什么?幸福除了吃、住、行等基本保障外,还要身体健康,老有所养,老有所乐,老有所医。医养结合的创新之路,温馨养护院为您保驾护航。

今年医院投入400多万元,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升级,医院的硬件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目前3楼至7楼已全部完成改造,新的医养设施也已安装到位,可同时满足200多名老人入住托养。房间大都为双人间,也有部分单人间,可提供个性化服务。

“有病治病、无病疗养”,医养结合的养老,就是把大病早期识别干预、大病早期康复训练与日常生活、养护疗养、日常学习、护理等结合起来,这无疑是目前我国比较流行,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医疗改革新模式。

本院三大特色:一是针对每个人制定一套适宜的医养方案,具体到吃喝拉撒和情绪调节等;二是用心用情服务,让你如在家中;三是推出特色调理套餐,如每周两至三次的药膳、日常食用的新鲜水果等。

主要服务对象

- 脑出血、脑梗中后风后遗症需要护理康复者
- 老年痴呆、精神障碍、智障人士
- 各种恶性肿瘤晚期、慢性病患者
- 长期卧床、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
- 残疾人、植物人、手术后需要康复治疗者
- 失独老人、孤寡老人
- 子女工作忙而无法得到照顾的老人
- 希望过集体生活的健康老人

咨询电话:13469021577(刘主任)